

巴金与萧乾

文洁若◎编著



假若巴金不认识萧乾，巴金还是巴金，但假若萧乾不认识巴金，就不一样了。萧乾曾说：“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是在三十年代初在北平结识了巴金，七十年来一直保持友谊。如果不是这样，我一生会走更多的弯路。沈从文教我怎样写文章，巴金教我如何做人。”



上海三联书店

巴金与萧乾

文洁若◎编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金与萧乾/文洁若编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2.7

ISBN 978-7-5426-3908-0

I. ①巴… II. ①文… III. ①巴金(1904~2005)-生
平事迹②萧乾(1910~1999)-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52832号

巴金与萧乾

编 著 : 文洁若

责任编辑 : 叶 庆

装帧设计 : 王双虎

监 制 : 任中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2号楼10楼

网 址 : <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63

印 刷 :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 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250千字

印 张 : 17

书 号 : ISBN 978-7-5426-3908-0/I·614

定 价 : 36.00元

前 言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七日晚七点零六分,巴金在上海仙逝。萧乾是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一日下午六点整,在北京去世的。我陪萧乾在北京医院度过的那两年间,他常念叨自己实在幸运,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他做梦也没想到进入暮年还能重新拿起笔,畅所欲言,感叹这辈子活得值。

距今三十五年前,巴金、萧乾……许许多多富于正义感的中国人,都因亲历“四人帮”的灭亡而欢欣鼓舞。转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料室看到了巴金发表在《文汇报》(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上的《第二次的解放》一文,是五月二十七日写的。由于自购的房子被占,从干校返京后,萧乾一直蛰居八米的“门洞”,我则以办公室为家。我当即把文章的摘要记下来,下班后,奔回“门洞”,告诉他这一喜讯。然而,萧乾心有余悸,仍不敢冒昧给老友寄信。于是,由我出面,提笔给巴金写了一封短笺,托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谢天吉带到上海,面交给巴金。收在这部集子里的第二十一封就是巴金的回信。

巴金与萧乾的友谊始于一九三四年,他们之间曾鱼雁往还数十载。现存的一百五十七封信中,一九七七年以前的,只有二十封。一九七七年七月五日至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则有一百三十七封。导致前期书信散失的重要原因是八年抗战(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萧乾致巴金的信大部分都保存下来了,有十九封。可惜巴金致萧乾的信,统统毁于文革。自从萧乾沦为被引出洞的“蛇”后,只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给巴金写信告以“文化部党委已批准摘掉了我的右派帽子”。

改革开放后,萧乾在《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一文中,深情地回顾了巴金对他一生的影响:“我觉得他是用心灵蘸着血和泪直接同读者对话的一个作家,不是用华丽的辞藻而是用真挚的感情来直扑人心的。那时,我自己的

头脑可是个大杂烩。有早期接受的一点点进步思想,有从大学课堂里趸来的大量糊涂观念,首先是唯美主义思想。我就是带着那些到蔚秀园去找他的。”

自从一九三三年在海淀蔚秀园夏斧心家初识巴金,潜移默化中,萧乾开始致力于冲破个人小天地。一九三〇年夏,萧乾去过内蒙的卓资山,他竟然站在罌粟花丛中,请人拍照留影!结识巴金后,他于一九三四年再度去内蒙。由于精神境界起了变化,他归来后,满怀悲愤心情写了《平绥道上》,发表于《国闻周报》。文中,关于鸦片烟,有这样的描述:“泥路的两旁是铺户,‘戒烟药丸’的条子斜贴在玻璃上。炕上横七竖八躺着几个瘾者。萤火似的小灯映着桌边称货的小天平。”当时萧乾特地去向一位已在塞外做了六年官的朋友去了解戒烟的情况。对方说:“在中国应付环境都不容易,先别讲改造……经济状况已凋敝不堪的绥远因鸦片消耗而把仅剩的一些现金全数流入别的邻省——最可痛的,是多半流到奖励种烟、质料最佳的热河去……更明显的,这是省财政主要的收入之一项。看看你有什么办法?”

萧乾对前景是抱着希望的。他接着写道:“事实和职务为每个官吏找到类似的一番议论,来解释当前的矛盾。但收着烟税,心中企盼着中国认真‘拒毒’那一天的也大有人在。”

在文章的末尾,他写道:“我翘首望那广漠的一片,我信任了生存的意志所赋予西北民众与天人暴虐的对抗力。”《平绥道上》是萧乾写通讯特写的起点。十年后,一九四四年六月,他在伦敦舰队街设立《大公报》驻伦敦办事处,任战地记者。一九四五年三月,随美军第七军,挺进莱茵河。巴金把萧乾发表的报告文学,从报上剪辑后编成《南德的暮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巴金的顶峰之作《寒夜》,于一九四七年三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司马长风写道:“巴金在《寒夜》里,卓绝的刻划了人性。……当男主人公吐尽最后一口血痰死去的一天,巷子传来胜利的‘号外’声。寡母笑得流下眼泪,喊道:‘宣,你不会死的!你不会死!胜利了,就不应该再有人死了!’这是何等的大手笔!脱除了一切俗套和公式,以清新的目光,写具体的生命,写善恶萌孽、爱恨交织、哀欢流转的人性。巴金在《寒夜》中表现了卓绝的才

能和庄严的艺术精神。”^①

二〇〇〇年七月,作家出版社推出了《百家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巴金入选两种:《家》(《激流三部曲》之一)和《随想录》(一至五集)。萧乾的《人生采访》也被选入。看到目录上《由伦敦到法兰克福》、《纽伦堡访狱》和《仆仆风尘到慕尼黑》的篇名,我立即想起,一九四六年三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初版的《南德的暮秋》就是巴金替萧乾编的。当时萧乾尚在路上,六月才返抵上海。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友谊!

杨义在《萧乾全集》前言中写道:“改革开放以后,巴金大无畏地提倡讲‘真话’,萧乾也提出:‘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这是他尝尽人生滋味的真诚心声。他以胆识和智慧对待人生……写出《搬家史》、《萧乾回忆录》等百余万字、可以同巴金《随想录》南北辉映的‘萧乾式随想录’,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留下了不少妙文。”^②

文洁若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① 司马长风著《中国新文学史》下卷,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七十六页。

② 《萧乾全集》第一卷前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目 录

前言	(1)
----------	-------

忏悔——巴金编

昨日当我年少时(1904—1923)	(3)
赴巴黎·闯人文坛(1924—1933)	(14)
小三子和小叶子(1934—1939)	(24)
代表作《寒夜》问世(1940—1949)	(39)

心债——萧乾编

在暗淡的灯光下(1910—1928)	(49)
蔚秀园巴萧初识(1928—1934)	(59)
被文艺女神抛弃(1935——1939)	(69)
萧乾的指路明灯(1940—1949)	(84)

书 信 编

巴金致萧乾六十五封 萧乾致巴金九十二封书信	(95)
-----------------------------	--------

文 章 编

挚友、益友和畏友	萧 乾(221)
真话与假话	萧 乾(235)

他写,他也鼓励大家写

——巴金在推动新文艺运动上的功绩 萧 乾(239)

巴金:一个敢于透视自己的人

——为巴金九旬诞辰而作 萧 乾(245)

心债 萧 乾(247)

巴金印象

——“人生只能是给予,而决不能是攫取!” 文洁若(251)



忏悔——巴金编

昨日当我年少时

(1904—1923)

整整一个世纪前的十一月二十五日(农历十月十九日),一个宁馨儿在成都正通顺街一座大公馆里呱呱坠地。头天夜间,母亲做了一场不同寻常的梦。送子娘娘告诉她:“这个娃娃本来是给你的弟媳妇的,因为怕她不会好好待他,所以送给你。”^①

一觉醒来,产妇刚好在自己的诞辰分娩,她格外疼爱这个新生儿,从小对他循循善诱,教导他:“爱一切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助的人。”此儿在成年后写的回忆中,称亲娘为“我的第一个先生”^②

这位知书识礼、谦和厚道的妇女,再也想不到日后她这个儿子会成为人品和文品均受举世敬仰的思想家、作家——二〇〇四年喜迎一百零一岁华诞的巴金。

巴金,原籍浙江嘉兴,到了高祖李介菴这一代,移居四川成都。曾祖李璠、祖父李镛都做过县官。关于李镛,巴金是这样介绍的:“祖父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曾祖死后,做了多年的官,后来‘告归林下’。他买了不少的田产,修了漂亮的公馆,收藏了好些古玩字画。

他结过两次婚,讨了两个姨太太,生了五儿一女,还见到了重孙。”^③

巴金的父亲是长子,叫李道河。二叔李道溥,清末举人,后赴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法律。民国后,成了大律师。他器重巴金,曾给这个早慧的侄子讲解《春秋》、《左传》。三叔李道洋也曾留学日本,与李道溥进同一座大学,

① 《最初的回忆》,《巴金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4页。

② 《我的几个先生》,《巴金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③ 《家庭的环境》,《巴金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0页。

回国后任南充知县。辛亥革命后丢了官，回成都赋闲。大姑妈排行第四，叫李道沅。祖母汤氏生了以上四个子女，继祖母濮氏生了五叔李道沛。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最后被妻儿逐出家门，沦为“惯窃”，病死狱中。六叔李道鸿则是祖父的宠妾曾姨太所生。

由于李道河官运不济，他的妻子陈淑芬没少跟着受罪。学者陈思和指出：“巴金已经有了生命但尚未出世的一段日子里，他母亲是在忧郁伤心，担惊受怕，忍气吞声中度过的。这正是巴金生命的形成时期，母亲的忧郁对他的性格形成不会没有影响。”^①只有从这一点着眼才能解释巴金为什么反复这么诉述了：“黑暗，恐怖，孤独，在我的灵魂的一隅里永远就只有这些东西。……我永远走着那寂寞的大沙漠……”^②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出生时，已有二兄二姊。大哥叫李尧枚，二哥叫李尧林（按照大家庭惯俗排行，巴金称他三哥）。

巴金长到五岁，父亲李道河出任广元县令。母亲带着五个子女，从成都到了川北的广元，与丈夫团聚。家里聘请一位刘先生，教孩子们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晚上，母亲教他们读《白香词谱》，或娓娓动听地给他们讲故事。

在父亲的县衙门里，巴金度过了五至七龄这段岁月。十妹出生后，他和三哥离开母亲的房，由善良的杨嫂照料。日后，他在散文《最初的回忆》里，记下了当时发生的三件事。大致情节是：

一、宰大花鸡

丫头香儿告诉巴金，太太已经吩咐厨子杀他心爱的大花鸡。巴金跑进母亲的房，向她求情。母亲同意喊厨子把鸡放了。然而当他们奔进厨房时，大花鸡已经被宰，双目紧闭，耷拉着头，颈项上的大伤口里滴着血。

这是巴金第一次看到死的挣扎。

巴金五岁时，萧乾出生在北京。无独有偶，他也自幼喜欢生灵，什么蟋

① 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3页。

② 《新年试笔》，《巴金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5页。

蟀、金钟、蚂蚁、鸽子、蝓蝓、兔子、松鼠、猫、狗、小鸟，他全爱。他在短篇小说《蚕》中写道：“幼时被我喂养过的蟋蟀，身后都曾享受过我安排至周的葬礼——一具贴了花纸的丹凤火柴盒制的小小棺材，一些些食物，一星儿水，有时还不能吝惜一点点眼泪！”可以说，他那孤寂的童年是在善良的小动物伴随下度过的。及至他开始写作，这些活物就一个个地出现在他的作品里，而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儿童稚嫩的心中，小动物的生命跟人一样可贵。家里饲养鸡鹅，本来就是供主人食用的。孩子却借此事头一次看到了人类残酷的一面。连对家禽都怀着感情的两位作家，日后不得不一遍遍地受更大的刺激。而心灵的震撼使他们的作品更有感染力了。

巴金和萧乾的经历有三点巧合：（一）二人均在十一岁这个敏感年龄丧母。（二）二人均在十八岁时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巴金前往上海，萧乾南下汕头，去闯荡。（三）巴金惟一的妻子萧珊（小三子）与萧乾的第一



* 上图为李氏大家庭合影。中排正中是巴金的祖父李镛。

位妻子王树藏(小叶子)后来在西南联大同学,志趣相同,结为莫逆。可惜萧乾执迷不悟,未听巴金再三再四的好意规劝,轻率地见异思迁。为此,萧乾悔恨终身。

巴金自幼经历了许许多多亲人之死。连一只花鸡被宰都使他伤心落泪,那么,一九三一年四月,当他接到大哥尧枚自杀身死的噩耗时,受了多大打击,是可想而知的。《时报》开始连载《激流》的次日,第六章《做大哥的人》刚搁笔,巴金就得悉长兄死于非命。《传记文学》(二〇〇三年八月号)上所刊载的《何处是归程?(一)——巴金性格与情感的历史描述》(李辉文)一文中,援引了巴金的女儿小林于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写给李辉的一封信,信里表达了巴金对陈思和著《人格的发展——巴金传》的意见:

“陈所说的他(指巴金)的家庭‘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旧式家庭’,‘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罪恶,也算不上专制’,‘这个家庭的矛盾与冲突,不会超过正常家庭矛盾的范围,所以巴金以后对家庭的种种微词与抨击,不能不是一种文学上的夸张修辞手法’,爸对这一结论持保留意见。爸说陈根本不了解那个时代,那种家庭,只是一种想当然的推论。爸说,他是生活在那样的家庭里的,没有切身体验,没有很深的感觉,他不会对那样的家庭这么反感。他是根据他的感受来写作的。完全是他的真情实感,而不是什么‘文学上的夸张修辞手法’。”

可不,尧枚之横死就是一桩真正发生的血案,绝不是“无中生有地……制造……”^①出来的。

提及《家》,我马上联想到一九五六年十月,巴金为北京外文出版社将《家》的中文底本进行删节的往事。“删改全由我自己动笔”,根据北京外文出版社《家》的责任编辑的意见,要把“不利于宣传的都给删去,例如在地上吐痰,缠小脚等等等等”。“完全丢开了自己的思考”,“大段大段地删除,虽然我自己也感到心疼,但是想到我的小说会使人相信在中国不曾有过随地吐痰和女人缠脚的事,收到宣传的效果,我的自尊心也似乎得到了满足,而且英译本早日出版,还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此外我还有一张护身符:

① 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页。

‘政治标准第一’嘛”。^①

字里行间透露了对这样来删节,感到无奈的心情。

据报载,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叶,负责中国文学的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金评委马悦然专程到南沙沟去拜访钱钟书。钱先生责问道:“竟然把巴金的《家》译成那个样子,还怎么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里是凭我的记忆而写。)

马悦然怎么回答的,那篇文章没有介绍。慑于钱先生的威望,我相信他没有辩解。实际上钱先生冤枉了马悦然,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以有限的人员和经费,不可能把各国的优秀作品都译成英、法、德等文字(大部分评委都懂得这几种文字)出版,供评委审阅。至于怎样使本国文学走向世界,就要靠每个国家各显神通了。

萧乾曾告诉我,一九五三年他曾为外文局把巴金的通讯报告《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译成英文。巴金授权给他可以任意把啰嗦的地方删除,事后巴金也没再看。近两年编萧乾的《译作全集》,原想加一卷中译英的译作,我还专程到外文局去查找了一趟。岂料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该局的图书资料已残缺不全了。我写信给李济生,他替我到他哥哥家里去找,也没找到。想在《萧乾译作全集》中加此卷,完全是为了纪念巴金和萧乾长达六十六年的友谊。其他各篇已收在另外的集子里,计有萧乾三十年代译成英文的郭沫若、田汉等的独幕剧,四十年代在英国译的他本人的几篇小说,以及八十年代译的《一本褪色的相册》。只好等将来找到《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②英译本,再做计议。

倘若五十年代我们的政策稍微有点灵活性该有多好。一九三一年萧乾就协助美国青年安澜编过最早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新文艺的《中国简报》。一九三三年又帮助美国记者斯诺编译《活的中国》。四十年代,他在英国出版了五本著作。其中《苦难时代的蚀刻》第二章“作为改革者的小说家”,介

^① 《一篇序言》,《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9页。

^② 后来李济生先生替我找到了英译本,并寄给了我。然而,无法出中英对照本。计划2015年出《萧乾全集》时,再收进去。

绍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如果五十年代让他来译巴金的《家》，大概不至于像钱钟书所指的那部英译本那么糟。

一九八三年在新加坡，我还听说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在获奖之前居然个人掏腰包，将全体评委邀请到京都、奈良一游。想当初，我国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抗战期间曾向美军建议，万勿轰炸这两座千年文化古都。他的话被采纳，至今日本有识之士仍把他誉为“京都奈良之父”。梁思成保护了日本的古都，却未能保护本国的北京城墙。可见得毁掉文物，不需要打仗。在和平时期，错误的政策完全可以把一座历史名城摧毁掉。

倘若战后日本人把京都的寺庙统统拆掉，盖成一座座摩天大楼，或冒烟的工厂，川端康成也写不成《古都》了，更用不着请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到川端作品的发源地来参观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巴金赴成都时，正通顺街老家的大宅子还在，只是花园、照壁没有了（《我的老家》）。及至一九八三年九月以水上勉为团长的日本作家代表团专程到四川成都参观巴金旧居时，已面目皆非了。进入八十年代后半叶，开始在成都市百花坛公园修建“慧园”，尽量仿造巴金故居。五十年代古建筑大师林徽因的警句不幸而言中：“你们现在毁掉真古董，将来再造假古董。”

英国“湖畔派”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故宅，“现在重新又被装修成为具有乔治亚时代风格的参观游玩场所，同时还有演员表演那个时代喧闹的生活”。^① 这座故居位于英国湖区科克茅斯，“英国遗产博彩基金、坎布里亚郡乡村重建基金会和欧洲地区发展基金共同出资一百万英镑进行了这次整修，目的是使之达到永久开放的要求。”^② 华兹华斯于一七七〇年出生在该宅，在那里生活了九年。足见英国人对本国文化名人何等重视。

① 引自《华兹华斯故宅重新焕发活力》，《中华读书报》，2004年7月14日。

② 引自《华兹华斯儿时故居重新开放》，《中华读书报》，2004年7月7日。

二、杨嫂之死

杨嫂是个三十来岁的寡妇，在李家当过四年女佣。尧林和巴金临睡前，总缠着她给他们讲故事：神仙、剑侠、妖精啦，公子、小姐啦。杨嫂生病后，小哥儿俩悄悄地去探望她。只见她形销骨立，孤零零地躺在婢女斗室的矮床上。几个月后，杨嫂一命呜呼。巴金闻讯，推开饭碗，放声大哭。母亲泪汪汪地派人把杨嫂葬在广元。“‘死’在我的眼前第一次走过了。”（《最初的回忆》）

杨嫂是一九一一年的春季走的，入夏后，出了一桩令巴金极不愉快的事。十妹出痘子，她的奶妈不顾中医的嘱咐，偷吃生拌黄瓜。母亲叫人把她拖到堂前夜审，在背上打了二十下，将她辞退。巴金大不以为然。“在这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安排得很不合理的了。”（《最初的回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不满八岁的巴金的见识已超越了他的母亲。由于奶妈吃生黄瓜关系到爱女的健康，母亲一反常态严惩了这个“底下人”。幼小的巴金没有盲从，却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此事。慈母培育了一株好苗子，这株苗子注定“青出于蓝胜于蓝”。

三、犯人挨打后谢恩

父亲审案的时候，巴金曾溜到二堂上，站在公案旁边看热闹。审到一定的时候，父亲就勒令公差用竹板打犯人的屁股，一直打到犯人招出实话为止。犯人“挨了打还要叩头谢恩，这个道理我许久想不出来。我总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①。有一次父亲命人给犯人施用残酷的刑罚——“跪抬盒”，巴金于心不忍，到后堂求母亲劝告父亲以后不要对犯人施用这种刑罚。从此，父亲再也不用“跪抬盒”的刑罚。

一九一一年秋，父亲辞官，举家回成都。不久，二姐尧桢患肺结核，相当严重。母亲延请四圣祠医院的英国女医生为女儿诊治，转危为安。母亲

^① 《最初的回忆》，《巴金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4页。